

热爱土地的人

流軍



泰山出版社



熱愛土地的人

流軍著



泰山文化社



熱愛土地的人

(一)

太阳下山了，那片大森林渐渐地变成一片模糊的黛黑色，森林的後边，是一座高达五六千呎的高山，山顶上环绕着一团团褐黑色的云朵。在那山脚下的深谷中，上升着一阵阵白色的雾气，这座大山下，有如隐藏着无限的神秘。

棲宿在森林中的猿猴，每当这个时候就一声声凄凉地喊叫起来，好像是害怕黑夜的降临。

在那森林中，有一株大树，它特别高耸地生长在树林中，大树顶上的茂密的枝叶里，有一个山鸭巢，每当黄昏森林里的猿猴喊叫起来的时候，山鸭总是在这棵大树周围的空中盘旋，“鸭鸭鸭”地啼叫着。

在森林里，除了猿猴和山鸭的啼叫声之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野兽或爬虫的悲号。整个森林里都充满了恐怖、凄惨的声音。

在森林的前面，有一块新开闢的旷地，一株株粗大的树干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温和的炭火，焚烧着树干，发出噓噓的响声，一阵阵的轻烟，散佈在旷野的上空。

黑幕完全降落了大地，这时月亮却又从森林的後边偷偷地探身爬上来了，淡黄色的月光，渐渐地驱逐了黑夜，在那片新开垦的旷地後边，有几座全是长着茅草的山丘，白灰色的茅草花絮，在和暖的夜风中抽动。呼呼的山风不时地括过，掀起了几阵绵绵翻滚的波浪，在月色中，这景色真像是一片风和浪稳的海洋。

在那小山坡下有几十株高大的树木，那是砍芭的人特意留下的。这小林子里，在晚上显得特别幽雅，但也有点恐怖。夜深了，猫头鹰便开始一声声的啼叫起来，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夜鸟也叫个不停。

当天快要亮的时候，有几颗大而明亮的星星挂在森林中的树梢头，这时候，月亮已经渐渐地下山了，大地上又被黑暗所笼罩，这时候，森林中的猿猴又“呜呜”地大叫起来。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这儿却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大地上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恬静与和平。那棲宿在茅草中的小鸟，见到了晨光也都起身了，它们一群群、一阵阵地飞起来了，好像一朵朵在空中奔驰的黑云，它飞过了那片旷野，飞过森林，向着那座高山飞去。

在那片小林子里，却又是另一个天地，松鼠在树枝上跳来跳去，成群的山鸽在密叶丛中“咕咕”的啼唱，还有那嗡嗡的蝉声，唱得更动听。这一切都显得清晨的可爱和土地的馥郁与芬芳。

(二)

不久过后，在那片小林子前面建起了一间小茅屋。接着这茅屋的主人也搬进来了，这土地的主人只有祖父和孙子两个人。

当天，当他们搬进来的时候，这土地的主人对其他两位帮他搬家的人说：

“这地方太偏僻了，你们两位甚么时候搬进来呢？唉！这的确太寂静了点，我倒没甚么，可是我这孩子可受不了啊！”

“老家宾，放心吧！明后天，等我们房子盖好了，马上就搬过来。”其中一个说。

“老家宾，这几天你一个人住在这，我顶不放心哪，这新芭里，野东西多啊！”另一个接着说。

“哈哈！六哥，我生平怕的是人，人要是打起仗来，可要

比野东西凶过几百倍呢！日本鬼子打进来的时候，咱们损失了好多的人口啊！唉！阿贵哥，你的大儿子如果还在的话，现在也可撑撑手啦！”老家宾说着伤心起来。

“是啊！要是他现在还活着，那就够幸福啦！”

“老家宾，”黄老六过去握住老家宾的手说：“我还得劝劝你多多照顾啊！出门千万别忘了带上孩子，这新芭，要不住上一年半载，野东西可还不识人呀！”

“我会的，六哥，你看，我这把巴冷刀总是随身带上的。”

过了一会儿，阿贵哥对大家说：

“哦哦！这新地方，应该立个神位！”

“对对！神位就立在这，向着大山，那是山神呵！”老家宾指着门前的那块空地兴奋地说。

“好，天不早啦，我们得走了。”

“不送啦！哦！可是你们别忘了早点搬过来！”老家宾叮嘱着。

他们两个走后，老家宾牵着年幼的孙儿，指着门前的一株刚生长的小树说：

“孩子，你看，这株是榴槿树，是公公为你种的，将来长大了，就会结上一个个大又香的榴槿，孩子，你喜欢吗？”

“喜欢！”孩子睁大了眼睛，看看那株小树答着。

之后，他又带着孩子到屋后，指着那片小林子说：

“孩子，你看，那几株大树，是公公砍芭时特意为你留下的，以后你可以到那里去玩，孩子，你喜欢吗？”

“公公，没有人跟我玩。”那孩子很快地说。

“哦，哈哈，你再等多几天吧！多几天，刚才那六公公和贵公公就要搬过来的！六公公有个儿子叫阿牛，贵公公也有个女儿叫小翼儿，他们都和你这么大，这么高，以后，你就有同伴了。哈哈，孩子，走！我们回屋子里去。”

傍晚时分，猿猴和山鸭又叫起来了，在门外自个玩着的孩子，一听到这恐怖的叫声，吓得大哭。这时正在搭着鸡寮的老家

冥忙抛去了手中的铁鎚，跑过去抱上孩子。

“公公，我怕，我怕……”

“别怕，孩子，别怕，那是猴子在叫呀！猴子你知道吗？孩子，上次公公开芭的时候不是捉到一隻，绑在我们家门前的红毛丹树上吗？那时候你不是还拿香蕉给牠吃，一点也不怕吗？为甚么你这下子却那么胆小起来了呢。”

这时候孩子才停了哭声。

“公公，那在树顶上飞来飞去的是甚么？”孩子指着那在空中盘旋的山鸭问道。

“那是山鸭，孩子，你看，牠的窝就在那棵树上。哪！看到了吗？”

“看到了，公公，能不能爬上去把它捉回来呢？”

“那棵树太高，太大了，没有人能爬得上呀！”

“能不能用斧头把树砍下来呢？”

“哦哦！这……能，能够的，孩子，等以後公公有空的时候，就去把那棵树砍下来。”

这时候，那孩子才满意地笑了。

晚上，月亮从森林里升上来了，在小茅屋的外边，尽是一片清悠悠的月光，老祖父为着不让孩子寂寞，便坐在门外，把孩子依偎在怀里给他讲故事，故事讲完了，孩子还是不满意，於是老祖父从腰间取出了短笛，吹出一阵动听的笛声，这时孩子紧紧地依偎在祖父的怀里，出神地聆听着那带着凄凉的笛声。这时候，那老祖父的苍老的脸庞上，渐渐地挂上了几滴亮晶晶的泪珠。一滴一滴地落在孩子幼嫩的小脸上。

当笛声渐渐地消失在月色中之後，那孩子才轻轻地问道：

“公公，你为甚么哭了？”

“没……没有，公公没有哭呀！孩子……”

老祖父的确是哭了。这笛声的调子是他小时在唐山替人看牛的时候就喜欢吹的。因此每当他吹起了这笛声，便使他回忆起了唐山，回忆起了自己悲惨的身世。

(三)

距离老家宾的家不到十几码的地方，也建起了两间小茅屋，一在东边一在西边。一个星期过后，黄老六和阿贵伯也都搬过来了，黄老六的儿子阿牛比老家宾的孙子小坤儿大一岁，身材结实，皮肤略呈黑色。阿贵伯的女孩小翼儿却比小坤儿小一些，身材矮小，然而两颗眼睛却炯炯有光，小坤儿和阿牛都不大爱讲话，可是小翼儿却吱吱喳喳，他们一见面就有许多话说个不休。

一天晚上，木牆角脚下的蟋蟀正唱得高兴，他们三家人坐在老家宾的家门口谈天，黄老六一边吸着长旱烟，一边说：

“老家宾，我们总算有雄心，我们这三个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唉！你们说，我们看得见我们的胶林么？”

“看得见，看得见，六哥，我说看得见呀！五年后，六年吧！在我们这面前，就会出现一片阴沉沉的胶林，那时候，我们三个老头子，就慢慢地割呀割呀！那又黄又浓的胶汁便流呀流呀！哈哈！阿贵哥，那时候，我们才算是真正有了家园呢！”

“老家宾，你说得对呀！那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有家园哪！还有，那时我们的孩子不是也都长大了么？”黄老六接着说。

“哦哦，对对！”阿贵伯也挥着长旱烟斗应着说：“那时候，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然后再过几年，他们也就是大人了。”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脸色突然一沉，心中有如飘过了一团黑云，於是他叹了一口气又说：

“也许我们想得太远了，日本鬼子虽然跑了，可是谁敢说这世界不会再有战争呢？唉！世界上的人那么多，为了抢，为了争，什么时候都会打起仗来，唉！老家宾，昨天晚上，我就作了个梦啊！”

“你梦见了甚么？阿贵哥？”老家宾忙着问道。

“打仗呀！我梦见我这里又打起仗来啦！奇怪呀！我梦见这次杀我们的倒不是日本鬼，而是红毛呀！他们用飞机把我们的新

芭都炸光了，唉，好一个不吉利的梦呀！”

“看你梦得多奇怪呀！”老家宾笑着说：然后他心里却也沉了下来，然后才说：“阿贵哥，你别胡思乱想啦！战争！这也许是老天爷的意旨，担心也没用呀！”

“这也许真的是老天爷的意旨吧！当时在唐山，仗打得那么凶，我们也挨过了许多日子，后来逃到南洋，可是就没想到，鬼子竟也会打到这地方来，使我们丢了家，老婆儿子也都牺牲啦！”

“阿贵伯声音沉重地说着。

“是呀！我的孩子，媳妇和孙子都死啦……”老家宾说到这里淌出了泪水。

“别再说啦！”黄老六说：“回头让孩子听见了不好呀！”

“哦哦！对呀！我们的孩子哪？快去看看我们的孩子，他们到那儿去了？”老家宾着急起来。

在那条小溪边的草地上，躺着三个孩子，皎洁的月光照着他们三对明亮的大眼睛，溪水叮叮簌簌地淌着，月光把溪水照得银光闪闪，有如一条发亮的银鍊。那三个孩子把手中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抛到银色的河水里，花瓣浮在溪水上飘呀飘呀！

阿牛突然站起身来，向其他两个同伴问道：“你们看过海么？”

“没有。”小坤儿答道。

“我看过！”小翼儿抢着说。

“你真的看过海么？小翼儿，那海是怎么样的？”阿牛急着问。

“你是在什么地方看过的？小翼儿？”坤儿也急着问道。

“上次，我住在姑姑那里，我时常到海边去玩，海边有沙滩，沙滩里有很多蚌，那时我时常用一个椰壳，在沙滩上挖呀挖呀，有很多小蚌便从沙滩里走出来。”

“真的吗？”其他两个听着感到兴奋而又羡慕起来。

“退水的时候，那才好玩呢？沙滩上有许多水窟，窟里有许

多小鱼，用手就可以捉到。”

“唉！可惜，我们没有到过呀！”小坤儿惋惜地说：

“小翼儿，你还没告诉我们，海是怎么样的？”

“海，嗯……”她想了一想然後说：“哪！海就像那片茅草芭，又阔又平，只是海上有喷黑烟的大轮船，这里没有，那大轮船才好看呢，在海上慢慢地走，走的时候还咕咕地叫呢！要是我们能坐在大轮船里面，那多好呀！哦，小坤儿，下次你叫你爸爸带你去街上玩玩，到那里就可以看到海了。”

“我爸爸？我没有爸爸呀！”小坤儿睁大了眼睛，疑惑地说。

“你没爸爸？嘻嘻，宾伯伯不是你爸爸吗？”小翼儿说着笑起来。

“小翼儿，坤儿不是叫爸爸，他是叫公公的。”

“叫什么？我爸爸说我也有公公的，他在唐山。”

“啊！你们看，爸爸他们来找我们了，我们走吧！”小翼儿嚷起来。

“找到了，找到了。”老家宾忙走过来，抱着这三个孩子说：“原来你们跑到这儿来，孩子们，你们不怕吗？”

“我一点也不怕。”小翼儿睁着眼睛，闪了闪说。

“爸爸，爸爸，我们回去吧！”阿牛说。

“爸爸，我们也回去吧！”小翼儿也叫起来。

“好好好，走走，老家宾，我们走啦！”

“晚安，好好的睡吧！明天好砍芭。”

晚上，小坤儿依在祖父的怀里低声地问祖父道：

“公公，小翼儿和阿牛都有爸爸，为什么我没有爸爸？”

老祖父被这孩子突然间这么一问，吃了一惊，慌忙的说：“唉！孩子，你是怎么会这样问的？我的孩子。”

“公公，阿牛他们都叫爸爸，为什么我不叫你爸爸？”

“这……唉！孩子，他们有爸爸，你却有公公，他们没有公公啊！”

“小翼儿说他也有公公，他公公在唐山呢？”

“唉呀！孩子，睡吧！你是有爸爸的，等你长大了後，公公才告诉你，好么？”

“我真的有爸爸吗？公公？”

“有的，有的。”

“我爸爸在那儿？为什么他不回来呀？”

“你爸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不久就要回来的，好好，去睡吧，听话呀！孩子。”

“好！我听话。”

祖父把孩子抱到床上，替他枕好枕头，盖上棉被。“好好的睡吧！孩子。”老祖父用手掌轻轻地拍着孩子，口里哼着催眠曲，几分钟过后，孩子已安稳地睡着了，老祖父这才松了一口气，口里喃喃地叹道：“唉！可怜哪，这孩子……”

(四)

芭洋上的大树桐已经全部烧完了，旷野上那些大树干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层赤白色的炭灰。

傍晚时候，猿猴正叫喊得厉害，山鸭也在空中乱飞。山的那边的天空中，紧贴着一大片乌云，一道道的强烈刺目的火蛇划破了黑压压的云天，轰隆隆的雷声震撼着大地，那片紧贴着天际的乌云有如一个庞大的怪物，渐渐地往上扩展，不一会儿，满天空尽是黑黝黝的一片。

“好久没下雨了啊！这阵子，可要下个痛快。”老家宾停下锄头说。

“这阵雨下的是时候呀！芭一烧完，就来阵大雨，明后天吧！树种就可下种了。”阿贵伯停了手中的锄头，往掌心里吐了一口痰，边擦着双掌边说。

“今天是二十八啦！我们这芭场足足烧了一个月。”黄老六说着弯下身子抓了一把灰，托了托说：“这灰子烧得不错呀！”

“是嘛！本来就不错吗！”老家宾应着，也弯下身子随手抓

起一把灰。

“喂！我们走，大雨来啦！”阿贵伯把锄头架在肩膀上说。

“来啦！走！”

他们三个刚跑到老家宾的家，倾盆的大雨便落了下来，一粒珠子般的雨点，打在灰地上，滚起了白烟，发出卜卜的声响。

经过了一整夜的大雨之后，芭场上的炭灰都变成了一片褐黑色的泥土，第二天，老家宾他们把早已预备好的树胶种移植过来——地种在早已掘好的窟窿里。这样足足花了一整天的功夫才把胶秧种满了整个芭场。

这几天来，又继续下了几阵大雨，老家宾他们深怕土地积水太多而妨碍了胶秧的生长，于是在芭场中间连日开了一条小沟，第二天又把其他的小沟修好，让水畅畅快地流到大沟里去。

一个月过后，芭场上那一根根的胶秧干上抽出了半呎多长的幼芽。两三片叶子，在阳光里显得又黑又嫩。老家宾他们看见了这嫩芽肥壮的生长，脸上挂满了笑容。

树胶种下生长之后，最艰难的阶段也可算是过去了，剩下来的功夫便是除草和每隔三个月施肥一次，最后还有一关顶重要的便是接种。接种过后再多两三年的时间，连除草的功夫也可省掉了，因为那时树胶已绿叶成荫，地上的野草受不到阳光，根本不会生长，这样再过一两年便可开割了。

光阴过得真快，一年多的时光过去了，三月间，新芭里的树胶接了种。

树胶接种的时候，老家宾请来了一位接树工人鄧叔叔，这鄧叔叔一来便分给孩子们许多的糖果，因此孩子们都很喜欢他。晚上，鄧叔叔还给孩子们讲了许多好听的故事，所以孩子们都拉着鄧叔叔的手说：“鄧叔叔，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这时鄧叔叔却说：

“不行哪，以后我还要到别地方去接树啊！”

孩子们听了他的话都感到很失望，过后鄧叔叔又说：“明天，我回去带我的阿斗来跟你们玩好不好？”

‘好哇！好哇！’孩子们都高兴地嚷了起来。

第二天，鄧叔叔果然回去带了阿斗来，阿斗比这些孩子都大了几岁，但他的个子却和他们同样的高，甚至比阿牛和小坤儿还瘦，他的皮肤比阿牛还黑，黑得有点像小印度人，他们见面不久后，便做了好朋友。

阿斗的本领真够，这边的小孩子们都很称佩他。第一天，阿斗教会他们怎样用胶带做弹弓打鸟，而且还教他们怎样瞄准，怎样发小石头。阿斗的确有他一套本领，这一天他就用弹弓打中了三只小鸟，两只被打死了，一只还活着，被养在笼子里。

第二天，阿斗又教会了他们怎样用竹片在菜园里围成笼子来捉鸚鵡鸟。这笼子果然不差，这一天就捉了两隻鸚鵡。小坤儿的祖父特意做了一个大鸟笼，把鸚鵡养在大笼子里。

第三天阿斗又教会了他们怎样用香蕉放在套绳里去捉松鼠，这套绳果然有效，这一天就吊住了两隻松鼠，小坤儿的祖父把它杀了煮成汤，给他们四个小孩子吃得笑哈哈。

一个月过后，树接完了，鄧叔叔带着阿斗回去了，这时候，孩子们都为阿斗的离开他们而伤心地哭了。

接种的胶树，嫩芽儿生长得特别快，不到一年的功夫，胶树又和先前那样，长有七八呎高了。

这时候的新芭也全变了样，小茅屋的周围也都生长着香蕉树和木薯。老家宾家门口的那株榴梿树也长得一丈多高了。还有那菜园里也种了一塍塍的青菜，每天早上，老家宾他们都挑了一担子青菜和木薯，到街上去卖。不到两个钟头，他们却又挑着空担子回来，有时候也买了一大包东西放在空担子里挑着回来。

挑担子上街太麻烦了，半年过后，他们各都积了些钱，各都买了一轮脚踏车，小坤儿看见祖父骑在两个大轮子的脚踏车上，觉得很奇怪，每当他祖父出街去或回来时，他总是拍着双手笑呵呵地叫着：“好哇！好哇！”

当大人们出去街上卖菜的时候，这三个小孩子总是爱到那小林子里去玩耍，他们喜爱红色的落叶，他们也喜爱芬芳的野花，

有时他们也仍旧捉鸟和松鼠、鸺鹠鸟养多了，他们便杀来煮粥吃，松鼠吃多了，他们便把牠养在铁笼子里。

有一天，老家宾用脚车载了小坤儿到街上去玩，小坤儿高兴地跳起来。

到了街上，他反而心里感到不高兴了，因为街上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生疏，无味，但唯有祖父带他经过海边的时候，他的心才豁然开朗起来。

“啊！海，海啊！……”小坤儿喊起来。这时候，他心中想道：海并不像以前小翼儿所说那样像茅草芭，海比起茅草芭却还要美丽，还要好看呵！

小坤儿离开了祖父，独自跑到海边的沙滩上，啊啊！这沙滩就是小翼儿说过的里面有蚌的沙滩，可是他这时已经没有想到要挖蚌，他的双眼一直向着那波涛滚滚的大海，还有那在海面上喷着黑烟，咕咕着响的大轮船，这海是多么广阔啊！这海是多么有趣啊！对着大海，这孩子忘记了一切，他一直在沙滩上跑着，跑着。

“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啊？孩子！”老祖父忙追过去抱着孩子问道。

“公公，你看，那船，船呀！”

“是的！船，走吧！孩子，回头公公就去买隻小船给你。”

夜晚，月亮挂在天上，小林子里燃起了火堆，熊熊的火光照红了溪里的河水。鱼儿都游到水面上集合，不时地跃出水面来观看村子里面欢乐的人们。

小坤、阿牛和小翼儿正在林子里玩得高兴，突然从远方传来一阵吼吼的浪涛声，这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接着在那茅草芭的远方渐渐地滚来一阵滚着白泡沫的波浪，一会儿，那片茅草就变成了一片汪洋的大海，海面上浪涛滚滚，大风呼啸，把树林括得吼吼作响，树上的松鼠醒了，在树枝上兴奋地乱跳；绿叶丛中的山鸽醒了，在树林的上空中快乐地乱飞；茅草丛中的山雀醒

了，在海面上翩翩翱翔；林子里的蝉儿醒了，在绿叶丛高歌欢唱。这时候的小坤、小翼和阿牛，他们是多么的高兴呀！多么的痛快呀！他们在火堆旁边喊着，跳着，唱着。他们欢呼！欢呼大海，欢呼波涛，欢呼波浪里的每一个泡沫，欢呼海岸上的每一个沙粒；他们欢呼！欢呼林子里的每一株树，欢呼溪水里的每一条鱼，欢呼林子里的每一片红色的落叶；他们欢呼！欢呼幸福的松鼠，欢呼美丽山鸽，欢呼欢唱的蝉儿，欢呼自由飞翔的山雀；他们欢呼树林，欢呼林子里的火堆，欢呼新芭里的大海，欢呼新芭里的新天地，欢呼新天地里迷人的日子……。

天亮了，新芭里的公鸡啼得特别洪亮，小坤兴奋地从床上爬起来，从床头边拿了昨天下午在街上买的小船，走出门口，想去约小翼和阿牛到海边去玩，当他走到外边的时候，他往那林子一看，啊！那林子后边并没有什么大海，原来那是昨夜的梦。

胶树一天天的长大，转眼间，这新芭就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绿叶茂密成荫，山雀在胶林中唱出动听的歌声。小沟里，溪水变成了咖啡色，小青蛙在那木桥头欢唱。

新年到了，孩子们都有新衣，他们高高兴兴地小林子里放鞭炮，吓得小松鼠到处逃。

晚上，门前挂上了两个大灯笼，野外是一片红光，这时老家宾他们在门前喝浓茶谈天，老家宾指着前面的那片胶林高兴地说：

“六哥，阿贵哥，这地方才真正是我们的家园呢！哈哈……”

“是嘛，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家吗！”黄老六说。

“开新芭真不容易啊！我们流了多少的血汗，等待了多少的日子，才有今天哪！”

“我说嘛！”老家宾喝了一口茶说：“人生最怕的是打仗，当时我们中国就是打仗，白军倒毁了我们的家，掠走了家里好几个女人，我祖父一手创下来的庄稼全完了，后来我们来到南洋，

开闢新芭种胶树，胶树成长还割不上几年，日本鬼子就打来了，唉！又是打仗啊！弄得我们家破人亡。现在，我们这辈子剩下的日子也不多啦！要是再打仗，那可真可算是天命啦！”老家宾说着感慨起来。

“是啊！是天命呀！”其他两个也说。

沉默了片刻，老家宾抽着旱烟，默默地说：“再过几年，我们的孩子也都长大了，唉，我那孩子，可怜哪！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没有父母亲。”

“我的小女儿也是啊！四岁的时候，她母亲和她的哥哥就被日本鬼子弄死了。”阿贵伯也伤感起来。

“我们的命都一样啊！老家宾，”黄老六接着说：“我的老婆儿子在战争中都死了，后来我的弟妇也给鬼子强姦死了，我弟弟便留下阿牛给我，他去当抗日军去了，唉！到现在我还没见到他呢！我总以为他死了呢！可是我又听说他还活着，要是他现在能够回来和我见面，那我这辈子的人生，再也没有甚么指望啦！”

“日本毁了我的家后，我也打过仗呀！”老家宾也回忆起了过去一段抗日的打仗生活。

“唉！新年头，我们谈得太闷啦！”黄老六说：“你吹吹笛子吧！吹吹《一条河水绿油油》，我来唱，阿贵，你来弹琴，我小时候就爱唱这山歌。”

老家宾从腰边抽出了笛子，放到咀边吹起来。

阿贵伯也弹起了三弦琴，一片动听的乐声盪漾在胶林里，这时黄老六应和着笛声和琴声，低声地哼出了一首山歌：

一条河水绿油油
一朵桂花跟水流
妹你有心捞花起
妹如无心望花流

清源山上鸟雀多
对对双双唱山歌

一声一声接得紧
犹如小妹唤哥哥

山茶逢春把花开
锦鸡见水下山崖
隔河看见小妹妹
山歌自然上河来

叫我唱歌我不愁
要唱河尾对河头
唱得河头起波浪
唱得河尾水倒流

“哈哈，唱得好哇！”当山歌唱完之后，老家宾称赞道。

“你也吹得好哇！老家宾。”黄老六也赞道。“还有阿贵哥的弦琴也不错啊！”

“来来来，大家喝茶。”

“唔，清茶配山歌，那比吃鸡肉还甜啊！”

“是啊！是啊！唐山时我们在乡下，不论出山入山，都爱唱山歌啊！”

“我们在看牛的时候也爱唱山歌。”

“我们在挑担的时候也爱唱山歌，山歌一唱，甚么辛苦都忘了。”

“是啊是啊！那边满山都是山歌。”

大家正谈得高兴，黄老六突然转变了话题说：“唉！看牛的时代已经过去啦，阿贵哥，老家宾，《山歌不唱心不开》那调子你们都懂吗？”

“懂呀！六哥！”他们两个应着。

“你们就吹奏起来吧！我来唱一首新编的山歌。”

“好啊！”他们应了一声，于是吹奏了起来，黄老六唱道：

天不下雨水不流

椰乾不搾不出油
山歌不唱心不开
胶树不种心不休

我的山歌是宝贝
千金换来我不给
雨天唱到太阳出
晴天唱得雨花飞

莫说山歌不值钱
抵得黄金万万千
一夜唱到树秧长
一年唱到树成荫

莫说山歌不值钱
抵得万亩树胶园
每夜山歌唱一箩
逍遥逍遥赛神仙

山歌唱完了，阿贵伯和老家宾都哈哈大笑地称赞道：“好哇！好哇！六哥，你这新歌几时编的？”

“就在刚才编的，刚才我唱《一条河水绿油油》的时候，我几乎回到了唐山，可是这地方才真正是我们的家园呀！我们又还想回唐山去干吗哪！所以我就编了这条新的山歌，编得还不错吧！哈哈哈……”

“不错不错，山歌本来就是这样，随时编随时唱，这才是真正的山歌啊！哈哈哈！”

“老家宾，你这笛子，的确吹得不错啊！”

“我这笛子是在唐山看牛时吹的，过番时，我就把它带在身上，唉！几场战争，我甚么都丢了，就只有这笛子，伴着我几十年啦！”

“我这弦琴也是啊！”阿贵伯说：“几次逃难，我总觉得累赘，但我就不舍得抛掉它。”

“这也得感谢老天爷，以後我们可以多唱啦！”老家宾说。

“对对！以後我们要多唱呀！”其他两个也这样说。

(五)

一九四八年以後，那是一个充满着恐怖的年代，那边森林後边的高山上，经常传来了隐隐约约的枪声。这枪声给新芭的人们的心里带来阵阵的黑云。

“六哥，又打仗啦！”老家宾满脸愁容，担心地说。

“是啊！又打仗啦！唉！打仗，这永远也打不完的仗，天下太平还不到几个年头呢！”黄老六声音悲沉，伤感地说道。

“昨天晚上，我听到了枪声，就整整一夜没睡呢！天快亮的时候，我才闭上眼睛，可是又作梦呀！我梦见扫把星出现啦，天下大乱呢！”阿贵伯说着。

“老家宾，你说这仗会不会打到这儿来呢？”黄老六问道。

“这难说呀！”老家宾答道：“昨天我上街去的时候，人人都说，我们这不安全呢！红毛不久就要调兵到这儿来。”

“甚么？这……这怎么办呢？我们又逃难么？”阿贵伯担心地说，他的心里有如突然被压上一块沉重的铅块。

“谁知道要不要逃难呢？唉！算了，我们的年纪也不算小啦！剩下的日子反正不多啦！还逃甚么难呢！”老家宾停了一下又说：“不过，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孩子。”

“老家宾，你为甚么那么说呢？这是我们的家园，以後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要住在这儿！”黄老六说着激动了起来。

“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阿贵伯心情沉痛地说道：“六哥，你想得太远了，今天我真的有点後悔开这芭场！要是仗又打到这儿来，我可受不了啊！”

“是啊！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啊！”

大家悲痛地说着，不禁各都掉出了眼泪。

夜深了，虫唧唧地叫着，胶林在灰黑的夜色里有如凝结了一般，老家宾坐在门前，心情似铅块般的沉重。

“公公，”小坤儿从屋里走出来，坐在祖父的身边，细声地叫道。

“啊！孩子，你怎么还没睡呢？”老祖父温和地问。

“我睡不下，公公。”

“你为甚么睡不下？孩子！”

“公公，我的爸爸和妈妈在那儿？”小坤儿说着，伤心地抽泣起来。

“啊！孩子，你在想你爸爸吗？”老家宾的声音颤抖，抱着孙子问道。

“是的！学校里同学们都有爸爸和妈妈，为甚么我没有？”小坤儿说着哭了起来。

“别哭，孩子，”老祖父安慰着他，自己却也掉下泪水来。

老家宾沉默了许久，然後说道：“孩子，今晚上，我就告诉你吧！”

孩子擦乾了泪水，坐在他祖父的身边，静静地听着。

“日本鬼子打进了我们的老家，他把我们一家人都杀光了，当时我的颈上也被砍了一刀。”老祖父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拉开了衣领，指着那条伤痕说：“喏！这伤痕还在呢！当时我倒在地上，假装死去，後來，鬼子又把我们的老家放火烧了。鬼子走後，我才偷偷地爬起身来，逃走了。当时我的血流得很多，可是我还跑了很远的路，最後才跑到一个农家里，那时我才得救了。

“我的伤口好了之後，我便参加了抗日军，躲在森林里打了两年的游击战，日本投降之前的不久，我们的队伍去偷击日本鬼子的军营，杀死了好多的鬼子，後來鬼子的大队开进来，他们由於找不到我们的游击队，於是便把那地方所有的农民都杀死了，当天，日本鬼子走後，我偷偷地出来探情况，在那燃烧着烈火的废墟中，我发现了有个孩子站在几个死尸边哭，那孩子大约只有

五六岁，哭得真可怜啊！於是我便把那孩子抱了过来，把他带回山里去。

“真的，那孩子顶可怜哪！身体又瘦又弱，整天吵着要爸爸妈妈，当时我对他说：‘我就是你的爸爸，孩子，’可是那孩子也真聪明，他说：‘不是，不是，我爸爸没有那么多的鬍子。’的确，我当时的鬍子是很长的。

“那孩子吵着要爸爸後，又吵着要妈妈，当时我们队里有个女兵，她哄着那孩子说：‘我就是你的妈妈，孩子。’那孩子也真调皮，他说：‘不是不是，我妈妈没戴这样的帽子。’那孩子哭个不停，我们真没法子啊！”老家宾说到这里，停了片刻後又接着说：

“不久过後，日本鬼子就投降了。後来我就离开了队伍，到这來开闢新芭……”

老家宾说到这里，眼眶里充满了眼泪。

“孩子，你知道，那孩子是谁吗？”老家宾过了许久过後才说。

“我知道，公公，那孩子，就是我……”说着小坤儿伏在祖父的怀里伤心地痛哭了起来。

(六)

两个月过後的一天下午，地头蛇“彭古路”（村长）突然到这新芭來，他这突然间到來，可驚动了新芭。

“你是老家宾吗？”地头蛇指着老家宾问。

“是的！有甚么事？督！”老家宾心里忐忑地问道。

“嘿……有人控告你，说你接济山古佬，你知道吗？”他摆着一副棺材脸，老气横秋地说。

“什么？我接济山古佬？没有这回事呀！督。”

“你说没有，这可没用呀？反正有人控告你，他们还有证据呢！”

“有什么证据？督，我住在这安分守己，也没犯上什么罪呀！”

“没犯上什么罪，哼，再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这时候，黄老六急急地走过来，问道：

“老家宾，什么事呀？”

“他说有人控告我，说我接济山古佬，这真是岂有此理呀！”

“督，我看，你是找错人了吧！老家宾住在这规规矩矩，我是他的邻居，我可以保证。”

“哦！你是他的邻居，你叫什么名？”

“我叫黄老六。”

“哦哦！黄老六，”地头蛇故意从衣袋里取出了一本小簿子，在上面划了几个豆芽字，后说：“黄老六，你也逃不了，也有人控告你呢！”

“哦？也有人控告我？”

“哼！多两天，你们就知道，明天，你们两个到我那边去。”说着他正气冲冲地欲往外走，不料门外却进来了阿贵伯，地头蛇差点和他撞个满怀。

“哦？你是什么人？也是住在这儿的么？”地头蛇向阿贵伯问道。

“是的，干什么？”阿贵伯答道。

“对，也有人控告你，明天你也跟他们一齐到我那儿去。”说着他正欲往外走，但却又回过头来问阿贵伯道：

“喂！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贵。”

“对对，阿贵，好，明天，你们三个一同到我那儿去。”

“你那儿？”黄老六问道：“是你家呢？还是马打寮？”

“先到我办公厅去，知道吗？”地头蛇说完，往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他那棺材脸的横肉上渐渐堆上了笑容。

“哦！明天，你们到我那儿去，也许没有什么重大的案件，我身为村长，当然尽力帮忙你们，不过，也许明天你们要被送到

哥打去签名，这恐怕当天回不了家，所以你们明天到我办公室里来，要多带一件衣服，和多带些钱。”他说後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老家宾三个人到村长的办公室。

可是不到两个钟头，他们就回来了，老家宾破口大骂道：“干他妈的，死猪狗，说什么有人控告，原来是要括我们的钱。”

“唉！算了算了，人能够平安回来，几十块钱花了也就算啦！”黄老六说。

“哼！这个地方，看来也呆不下去了，我真的想打算，……”阿贵伯说到这里突然不说了。

“你打算怎么样？阿贵哥！”黄老六问道。

“没什么，”阿贵伯低下了头，默默地走开了。

三个月过后，又有一个自称为“暗排”的华人和一马来人到山芭里来，在街上人们都叫这华人为老狗，马来人为厚咀唇。

这次老家宾，阿贵伯和黄老六三个人都被带走了，那一天，他们三个人都被关在警署的监牢里。

第二天下午，阿贵伯先被押去问话。

“你是怎样接济山古佬的？快从实招出来。”问话的原是昨天捉他的那个老狗。

“我没有接济他们呀！我……我根本也没见过他们呀！”

“哼！你还要强辩，”老狗凶凶地说：“快快招出来，要不然等下你就知道。”

“我真的没有呀！”

“没有？”老狗举起了拳头，一拳便打在阿贵伯的胸前。

“哎哟……我……我真的没有呀！”

“真的没有？”老狗又举起了拳头，正想打过去，这时厚咀唇便走过来，拉住了他的拳头，说：“别再打啦！”说後便向老狗眨了个眼角，於是老狗会意地走出去了。

“你真的没有接济山古佬吗？”厚咀唇问。

“没有，没有，咳咳……”阿贵伯双手掩住了胸前，痛楚地说。

“可是他们有证据呢！前天有个山古佬出来投降，他说他认识你呀！”

“我这么老了，很多人认识我呀！”

“哼哼！好，没有就没有吧！如不说老实话，连我也不客气了。”那厚咀唇的反脸道。

“我……我……我没有，你要我说什么呢？……”

停了片刻，那厚咀唇的又转温和地说：

“好，也许你真的没有，我去同他们说说看。”

“谢谢你，先生，谢谢……”

几分钟过后，那厚咀唇的便回来了，他说：

“阿贵，刚才那打你的先生也相信你是没有的，你立刻就可以释放了，只是，那先生说，要他去跟上峰说，总得要有点代价，阿贵，这点钱你是不会不捨得吧！”

“捨得，捨得，要多少呢？先生。”

“最少吗！也得五百。”

“阿！五百？”阿贵伯听了呆了一阵才说：“五百，我那来的那么多钱哪？先生……”

“要是没有，那么，你就不用出去了……”

“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呀！先生，咳咳……”

“那，你有多少呢？”

“我们是割胶的，一天赚不到几块钱，要多没有，少我倒可以设法去借。”

“那么，最少四百块，哦！我去问问那个先生看四百块行不行。”厚咀唇出去烧了一圈，从后门进来说：“他答应了，四百，怎么样？”

“再减些吧！先生，四百块，咳咳……我那出得起……”

“好，最少三百五，不能再减了。”厚咀唇气愤愤地说。

“三百五，三百五……我……”

“怎么，不肯出吗？”厚嘴唇举起了拳头，大声地喝道。

“好好，三百五，三百五……”阿贵伯深怕他的拳头打过来，便答应了。

立刻，阿贵伯被带到另一间牢房里。

接着，黄老六和老家宾也都一一地被押去问话厅。

阿贵伯独自关在牢房里，心想这下子可完啦！三百五，我那去找三百五块钱哪？他们把我们三个捉来这里，说什么我们接济山古佬，哼！原来要括我们的血汗钱……阿贵伯想着，不禁一股怒气冲上心头。

正当这个时候，阿贵伯的牢门被打开了，两个警察押着一个人进来，他们把那人一推，那人立刻跌倒在地板上。这时阿贵伯看清楚了那是黄老六，他忙过去把他扶起来。

“啊！怎么了？六哥？”

“我……我被打了，这……这，唉，痛啊……阿贵哥，你怎么样？有被打吗？……”

阿贵伯看到黄老六被打得比自己还要严重，心中含着无限的愤恨和悲痛，他的眼眶里流出了泪水说：

“六哥，我……我也被打了，不严重，他们要你的钱么？”

“四……四百块，那些……强盗啊……”黄老六咬着牙关痛恨地说，“老家宾，他不知怎么样，刚才我听见他被打的声音……”

他们正谈着的时候，忽然门外边又传来慌乱的脚步声，不一会，有人用锁匙开牢门了。

当牢门被打开的时候，两个警员又半拉半拖地拉进一个人来，他们把他往牢里一推，然后锁上牢门，走了。

刚才那被拉进来的人是老家宾，他已经被打得昏迷不醒，他被他们一推差点儿扑倒在地板上，幸得阿贵伯和黄老六冲过去接住了。

“啊！老家宾，家宾……”他们扶着老家宾，心中集着无比

的愤恨。

他们揩乾了老家宾口里流出来的鲜血，之后他便渐渐地醒过来了。他睁开了眼睛，看了看周围的同伴们，有气无力地说：

“你们……怎么……样？被……打得……厉害吗？”

“我们不严重，老家宾。”

“你静静地躺着吧！”

“他们……那些……强……强盗啊！他们要我的血汗钱，就……就把我打了……”说着，一股气愤涌上心头，他的鼻子、口里又流出了鲜血，昏了过去。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牢房里比铁窗外头显得更黑暗，老家宾躺在地上，其他两个坐在他身旁，一直沉默着。

“六哥，”阿贵伯的脸色阴沉，声音沉重地说：“这下子，可完啦！”

“唔，完啦！四百块，又不知道能出去吗！”

“我真後悔，开这芭……”

“後悔也没用呀！唉！拼掉这条老命算了！”

这时候，躺在地上的老家宾渐渐地醒过来了，他痛苦地动了动身子，睁开了眼睛。

“啊！醒过来了，这可好啦！”

“老家宾，你喝点水么？刚才我向看门的讨了点水。”黄老六说着，拿过一碗水。

“哦？水，我渴啊！”

阿贵伯把老家宾扶了起来，黄老六把碗拿到老家宾的咀边，他喝了几口后，便渐渐地有了点精神。

这个时候，牢外又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接着而来的便是开牢门的锁匙碰击声。

“又有人被送进来了。”黄老六注意着牢门，向阿贵伯说。

阿贵伯没有回答，也把眼光注视着牢门。

牢门被打开了，一个头上七孔流着血，昏迷不醒的人被推了进来。阿贵伯和黄老六忙过去扶着他。

“啊！是谁呀，流了好多血！”

“是鄧叔叔呀！”黄老六说。

“啊！鄧叔叔。”

“什么？是……是他……鄧叔叔……”老家宾也挣扎起身子，欲过来看鄧叔叔，黄老六忙过去扶着他。

鄧叔叔靠在阿贵伯的胸前，仍旧昏迷不醒，血已经不流了。大家对着鄧叔叔一言不语，牢房里是一片沉默，在这沉默里在他们的心中却燃烧着多少的仇恨呵！

阿贵伯替鄧叔叔揩乾了他脸上的血水，後又灌他喝了点水，他安静地睡了一回後，便渐渐地清醒转来了。

“啊……这……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是什么人？”鄧叔叔说着。

“鄧叔叔，是我们，黄老六，阿贵哥，还有老家宾。”黄老六说。

“啊！是你们，老家宾，六哥，阿贵伯……”鄧叔叔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流着泪说：“那些强盗啊！你们是什么时候被关进来的？”

“昨天，我们三个就无缘无故的被捉进来了，他们那些强盗，还要我们的钱呢？”

“他们打了我，还要我出五百块，我……我没钱，他们又打我，咳咳……想不到，他们这些，比日本鬼子，还要凶啊……”

鄧叔叔含着痛苦，心中藏着无限的仇恨，他的眼球布满了血丝，他愤怒地说着，口里又流出了鲜血。

新芭里，自老家宾三个人被带走後，阿牛便当了家，小坤儿经常哭，但他却时常安慰小翼儿。

阿牛今年已经十七岁，他每个星期便带着小坤和小翼去探望他们的父亲和祖父。

在探狱的时候，他们遇见了多年不见的阿斗，那时他们真是悲喜交集，他们紧紧地握着手，各都流出了泪水。

鄧叔叔的病一天天的严重，他足足有三天没吃下一点东西，

第四天，便在监牢里死去了。

当天，阿斗去探狱，没见着父亲，黄老六叫阿牛转告他关于他父亲死的消息。

晚上，小坤和小翼都感到害怕，於是他们三个人便住在一起，阿牛虽然也伤心，但他还处处照顾着小坤和小翼。

一天晚上，阿斗偷偷地到新芭里来。

“阿牛、小坤、小翼，我要走了，我来向你们告别。”阿斗握着他们的手说。

“你要走？那儿去呢？阿斗哥。”阿牛也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问道。

阿斗默默地看着他们三个，好久好久才把眼光溜向他前面的那座高山和森林，其他三个人也顺着他的眼光看向前面，然後他们才会意地互相睇了一眼，一时大家心中有着许许多多的话要对阿斗说，但是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來。

又沉默了一会，阿斗才悲疼地说：

“我爸爸被打死了，我们的那片胶园被炸光了，我们的屋子也被烧了，我没有地方去，所以，我才决定走的。”

“你到我们这儿来住吧！阿斗哥！”小翼说。

“不，小翼，你们这也住不下的，我真为你们担心。好！我得走了。各位再见。”

“再见！”大家都和阿斗紧紧地握手。

两个月过后，老家宾，阿贵伯和黄老六三个被放出来了，小坤见到祖父回来了，抱着他大哭；小翼儿也流泪，可是阿牛却不哭，他拿出了打药酒，叫小坤和小翼把薑烘热了，然後替老人家擦伤。

一星期过后，他们的内伤已渐渐好了，晚上，阿贵伯激动地对大家说：

“老家宾，六哥，我早就打算过啦！这地方我们不能 再 留啦！我们这辈子，都花在南洋，三番两次地开芭建家园，种树胶，我们花尽了血汗，可是现在却落得这般下场，哼！我早就看 透

啦！”他激愤地说着，然後停了一会，继续说：“所以，我打算……”

“你打算怎么样？阿贵哥！”老家宾低沉地问道。

“我打算回唐山去，”阿贵伯低下了头，沉痛地说着。

“唐山？”

大家都沉默着，许久许久之後，阿贵伯才说：

“去年，在唐山我大孩子就来了信，说唐山不再打仗啦！所以我想回去。另一方面，我也的确太想念家乡了啊！我要回去看看我的房子，看看我们的稻田，还有，我的儿子，媳妇，孙儿……”阿贵伯说着，眼睛润湿了。

“你真的决定了么？”老家宾问道。

“我本来还在犹豫，以前，我还留恋胶园，可是现在这胶园迟早也要被炸的，我们迟早也要被赶的，还有今天，我们被关了两个多月，差点儿没被打死，所以，我一回来就决定啦！”

大家沉默着，一句话也没有说。

“你们两位是不是也可以一同回去呢？”阿贵伯问道。

“不，在唐山，我的家已给日军毁了，剩下几个亲戚，现在也没音信，另一方面，我还舍不得这土地，这胶园，我是要死在这地方啦！”黄老六伤心地说。

“我也不走，即然我们在这花了这么多的血汗，我也要死在这地方。”老家宾也说着，渐渐地流出了泪水。

“好，既然大家都不走，那么，我们这一生，永别了！”说着，阿贵伯低下了头，悲伤地抽泣起来。

夜深了，小坤、小翼和阿牛偷偷地跑到小林子里，这时的月光正明亮，几道从叶缝里透过来的清光照着小翼儿的脸上，这时才真正显出她少女的庄重与矜持。

起初，大家都沉默着，后来还是小翼先开口。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呢？”

“小翼，你爸爸打算什么时候走呢？”阿牛问道。

“下个月。”

“小翼，你不能不走吗？”小坤说。

“不能，我爸爸走，我也要跟着走。”

“唉！你爸爸为什么一定要走呢？”阿牛说。

“可是，不走这地方也不能长久住下去呀！”

“是呀！我们如果能够一起走，那多好呀！”小坤说着。

“可是你公公不愿意走。”小翼埋怨地说。

沉默了片刻，小坤伤感地叹道：

“唉！下个月，妳就要离开我们了。”

“以後，我们再也不能一起到这小林子里來玩了！”小翼也伤心起來。

“是的，你走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小坤说着，快要哭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再见面，阿牛哥、小坤，你们恨我吗？”

“不，我们恨妳做什么呢？”

之後，他们三个都哭了。

一个月過後，阿贵伯把所有的猪、鸡鸭和所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能给人的东西也都给人了，还有一些能够随身带走的也都装进了皮箱里。

要离开新芭的前一天晚上，老家宾做了一桌晚餐，和阿贵伯饯行。

“六哥，老家宾，我们从小來南洋，一道开芭，我们算是兄弟啦！我们一同流汗，一心要在这建立家园，今天我们都落难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次一别，永远再也不能见面了，……”阿贵伯说到这里，泪如雨下。

“是的，永别了……”

“阿贵哥，明天一早，你得搬掉那神位呀！”

“唔，在这些年头里，山神是不会责怪。的。哦！來，我们对山神來乾杯。”大家举起了酒杯，一饮而尽。

“我们再乾一杯，等下再唱几条山歌，以後，我们少了一个琴手啦！”

“是呀！我们乾杯！”

“乾！”

第二天早上，阿贵伯流着泪谢过了山神，又把一杯酒倒在地上，向山神祷告了一会，然後才开始起程，新芭里的老幼们都送阿贵伯和小翼到小码头去。

在小码头上，小翼、小坤、阿牛都哭不成声，当他们要下船的时候，老家宾流着泪叮咛阿贵伯道：

“阿贵哥，到了唐山後，到我那去一趟，代我问候我的同乡父老们。”

“我会的，家宾。”

“你也到我那儿去一趟，代我问候我家里的人。”

“好好，我走了。兄弟……”

“祝你一路平安！”

说着，阿贵伯流着满脸的泪水走下渡船。

(七)

阿贵伯走後的两个月，老家宾就接到了通知，新芭不准再住人了，而且还限他们两家人在一个星期之内搬走，一个星期過後，飞机要来轰炸了。

离开了新芭，他们在离街场不远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块老胶园，在那也马马虎虎建起了一间阿答屋子，老家宾和元老六两人住在一起。

一九五三年，韩战激烈，树胶大涨价，老家宾和元老六虽年老，但小坤和阿牛却也长成年青力壮的後生子了，他们勤劳地割着老胶树，生活倒也过得安裕。

一九五五年，这里实行了铁丝网政策，把所有的村民都赶到

街上，然後用铁丝网围起来。并且还吃“大锅饭”。

老家宾和黄老六又遭受到迫迁的惨局。

黄老六和老家宾两人自从搬到街上後，成天闷闷不乐，不久，黄老六便生了病。黄老六这一病，越来越严重，很快的就死去了。

自从这个时候起，生活在铁丝网里的人们更是满脸忧郁，终日愁眉不展。因为灾难随时随地都会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做生意的随时都会失去他的资本，小园主随时也会失去了他的胶园，还有种菜的、打柴的，因为锄头和斧头不值钱，所以当灾难降落在他们头上的时候只有坐牢、挨打。

在海上捉鱼的可算是最“清白”。因为海上根本没有山芭，没有山芭也根本无钱去接济山古佬，但也不能倖免，捉到鱼也得上岸，上岸的时候，官老爷们就在岸上等着你的渔船，其中有好鱼或大虾任由他们捡了去，之後只好忍着气，吞着声，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把鱼虾拿走。

刚才已经说过，任何的灾难都会降落在人们的头上，这就好像是霍乱症一般，随时随地都有被传染的可能，但是，霍乱症可以预防，只要打了预防针便万事可放心，但是这些灾难却毫无办法，假如你真的要预防的话，只有献媚招抚，会吹会捧，甚至还要做做狗腿，供给“情报”，这些也是有些人乐意接受的。

三个月过後，这街上又流行着“霍乱症”——人们的口中传说着：又有一个山古佬投降了。百姓的愁忧，惧恐也毫无用处，只有听天由命。

第二天，那投降的出来街上到处认人，不到两点钟就有十几个百姓被带走了。

“叔叔，街上又捉人呢！你去避一避，怎么样？”阿牛急急忙忙地从街上回来对老家宾说。

“我知道了，我不避，我这般老的年纪，我不怕，只是，我担心你和小坤，你们两个应该去避一避。”

“不，公公，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避。”

“我避不避都是一样，你们两个快快收拾点东西，先走吧！我算到他们一定会来的。”

“好！”

晚上，果然有三个新调来的“黑脚”来到老家宾的家。这三个一个叫肥狗，一个叫黑鬼、另一个叫瘦猴。

“老家宾，走，上车去！”那个叫肥狗的杀气腾腾地说。

“为什么要上车去？我犯了什么罪？”老家宾抽着长旱烟管，慢条斯理地答道。

“哈！那个投降的人认识你呀！”

“哦，认识我？哈哈……”老家宾这开朗的笑声使肥狗吃惊起来，“我今年已经七十三了，你到街上去问一问，街上的人是不是我最老？你们也去问一问，有那个大人，有那个小孩子，有那个印度人、马来人，他们谁个不认识我老家宾？哈哈，一个投降鬼认识我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这家伙，别多说，快跟我走。还有你的儿子呢？”另一个叫瘦猴的叱喝着。

“走？当然会跟你们走，我的家都给你们毁掉了，我现在已经七十多岁的年纪，难道我还怕你们这些狗不成？”

瘦猴和肥狗给老家宾骂得恼羞成怒，黑鬼由于听不懂，无动于衷，瘦猴从袋子里掏出手枪，指着老家宾喝道：“你想死么？”

“死？死的时辰到的时候，自然是会死的，你们这些奴才，你们的主子还没叫你开枪。”

“这家伙把他扣起来。”那个肥狗大声地喝令着，瘦猴把老家宾的两手扣上了手铐，然后便恨恨地一巴掌打在老家宾的脸上。

老家宾被打了过后，冷笑道：“这，就算是你们的勇敢么？锁住了老虎才开枪，这算是勇敢的猎人吗？有本领你们就放开我的双手，试试看吧！”老家宾说着向打他的那个瘦猴走前几步，那瘦猴马上往后退，手中紧握住手枪：“你敢过来，不……不许动……”说着，他躲在警车后面去了。

“这家伙，他的儿子呢？还有一个叫阿牛的呢？他们跑了么？快把他捉起来。”瘦猴躲在警车后面大声喊着。

“哈哈，你们也想捉我的儿子吗？休想吧！”

“搜！”肥狗命令黑鬼道。

黑鬼走进查过了屋子，回来报告：“人不在了。”

“你儿子他们到哪里去了？”瘦猴大声问。

“我儿子他们？你们这些狗东西小心，当心他报仇。”老家宾说着，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警车。

(八)

从此以后，老家宾痛骂瘦猴和肥狗的故事传遍了大街小巷，所有的人们都为老家宾痛骂“黑脚”而感到自己也出了一口气，但是人人也都为老家宾担心。人们总想：老家宾这下子可没命了，可是这一切还要等事实来佐证。

六年过后，老家宾又回到了这地方，那时候，街上已经大大的改变了，铁丝网已撤去了，“大锅饭”也不用吃了。

老家宾也变了样，他的左眼瞎了，他的脚也跛了，门牙也落了，精神有点恍惚，时常呢呢喃喃地自言自语，于是人们都说老家宾疯了。

老家宾虽然是疯疯癫癫，但是他却还到处探听他孙子的消息。然而，一星期过去了，还是一点音信也没有。

一天，老家宾突然失踪了，人们到处寻找老家宾。

原来，老家宾独自跑回那片森林里，他找了许多，都没找到他以前开闢的新芭。

原来新芭早已荒芜了，那片胶园早已变成一个长满了茅草的大窟窿，那是被炸弹炸成的，那片小林子不见了，只剩下几株被烧去枝叶而剩下的焦黑的枯干。还有森林中的那株大树也不见了。那黄昏时喂喂喊叫的猿猴也许被炸弹炸死了，还有那在空中乱飞的山鸭也不见踪影。新芭的一切原形都不见了，最后老家宾

找到了一个以前他所熟习的大石头，以前，他每个晚上就是坐在
这大石头上吹笛子，同时那山神的神位也就按在这石头的前面，
於是他这才认出在他前面的这片荒凉的地方，就是他们洒尽了血
汗的新芭。

老家宾呆呆地坐在石头上，面对着前面的那座雾气腾腾的大
山，他的孙子小坤和阿牛的影子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深信那伟
大的山神将会保佑他的儿子和阿牛。山风渐渐地大了，括得那片
茅草芭颼颼地响，老家宾的破烂的衣服在山风中抖抖飘拂。天，
渐渐地暗下来了，虫也唧唧地开始悲唱了起来，山蚊在他的周围
嗡嗡地飞绕着，然而他却还呆呆地坐在那块石头上。他慢慢地
伸出了手，从腰间取出那把短笛放在咀边吹了起来。悲伤，凄凉
的笛声渐渐地在这荒凉的旷野中传开去。他真希望他这笛声能够
震撼大山，感动山神，让那白濛濛的雾气能永远遮蔽一切造孽者
的眼睛；让那峰巅上滚滚的白云能够永远庇护着他的儿子和阿
牛；让那可敬的山神能够永远保佑着土地。

老家宾放下了手中的笛子，可是笛声却还在四週的旷野里盪
漾。一串串的泪珠流满了他那乾枯的脸，他悲痛地哭不成声。一
阵猛烈的山风括过，带给老家宾一阵令他战慄的寒冷，他的身子
抖了抖，渐渐地支持不住了，他倒在地上。不一会，他才慢慢地
伸出了那被身子压着的双手，从身边抓上了一把黑土，捧到胸
前，看了许久，脸上的泪珠掉在手中的泥土上，他有气无力、声
音十分低沉地说：“土地啊！再生长……”他慢慢地把手中的泥
土连手压在胸前，渐渐地闭上了眼睛，神态十分安稳地躺在地
上。

可憐的孩子

(一)

黄昏时候，椰林里响起了一片咣咣的钟声，不一会，从那间半阿答半沙厘的长屋子里涌出了一群小学生，闹哄哄的好像一窝蜜蜂在闹巢一般，那是这乡村里唯一的小学校放学了，同学们没有排队，只是各都把书包往臂膀一串，搭在肩上，三步当两步，连跑带跳地衝出了教室，有的甚至还喊着，闹着，好像一群被判无罪的囚犯得到解放一般。

小南坐在教室里，早就等待着钟声，可是现在放学的钟声已响了好久，同学们也都快要走光了，然而自己却还坐在教室里头抄写作文的改正，而且又要用毛笔，怪慢的，顶麻烦的，要是别个先生的话，那才管他三七二十一，拿回去才打算，就是过了三五天甚至是一星期也无所谓，只要一抄好偷偷地塞进办公桌上的那堆作文簿子里就可了事，但是今年來可就不同啦，华文先生是江老师，他虽然不怎么凶，也不曾用藤鞭打过人，但是作业不交清，总是不好的，要是别的先生，不交作业最多也不过是挨三五下鞭子，回头擦擦万金油，照样还是可以不用交。像这样以挨三五下藤鞭來换取不交作业的代价是同学们常常乐意接受的。可是自从今年江先生到來之後，这种方法可就行不通啦，江先生不打人，也不凶狠狠地骂人，她总是和声贯气地讲话，可是这点可比那手执了三斤重的藤鞭的其他的老师还要有威严。同学们在她的管教之下都非常的服贴，听话，如果说是小学生怕她，倒不如

说是小学生们尊敬她。

还好！只剩下两行字，再多两三分钟吧！小南虽然心急，可是还是一字也不敢糊涂地把作文改正抄完，他把簿子交上，回到位子上收拾书包，他把墨砚里剩馀的墨汁往牆脚下一泼，一滴黑墨溅到他的脸上，他用手掌往脸上一擦，不擦还好，这一擦竟把墨汁拖成一横黑，他管不了这么多，等今晚冲凉的时候再洗吧，他把书包的那条脏得发亮的带子，往手臂一串，一溜烟，像一隻老鼠一样，衝到窗前，一纵身，正想往那窗口跳出去。

“喂，小南。”

小南吓了一跳，忙回过头来，一看，糟糕，是江先生，他红着脸，吐了吐舌头。

“这教室有两个门，为什么不好好的从这门口出去，偏要爬窗子呢？”

小南的脸更红了，他低下了头，说：“对不起，江先生。”

“这窗子这么高，回头脚跌伤了，怎么办？”

笑话，再高多两倍我都还要爬过去呢！小南心里想，可是却不敢回答，只是低着头站着。

“你回去吧！在路上好好的走，别跟人打架，知道吗？”

“知道了！”他正想走。

“慢点。”江先生走前去。“你脸上涂到黑墨了，知道吗？”

“是的，刚才涂到的！”

“有手巾没有？”

“没有！”他把袖子举到脸边，正想用袖子来擦。

“脏死了，别用袖子擦！”江先生从自己的衣袖里取出小手绢，替他擦乾淨了脸。

小南慢步地走出了课室，这时他可想到了那海边伯公庙旁的榕树上那黑的发亮的鸟儿，於是便不禁地跨大了脚步，衝出校门。哎呀！杨先生站在门角头，差点和他相撞，小南吓了一跳，他一闪，那矮小的身子从杨先生的肥胖的手臂下溜过去了。杨先生迷着近视眼睛，看清楚那是小南，於是忙大声地喝道：“小霸王，

站住。”小霸王这外号是杨先生跟他取的。

小南站住了。

“这么乱衝乱撞的，到那儿去？”

“回家。”小南答道。

“回家？不是去打架吧！”

小南不作声，只是站着，但他却气得要命，他心里骂道：“你妈臭蛋，肥猪哥。”

“去吧！明天藤鞭等着你。”

小南一溜烟，走了，杨先生的近视眼再也看不到他了。

杨先生一回头，正想走进办公室，不料办公室的门里却出现了江先生，於是他冷冷地说：“江先生，你看这小霸王，真是无药可救，我看迟早还是叫校长写一张通告，把他开除了事，免得把许多好同学都被他带坏了。”

“怎么，他又跟人打架了吗？”江先生问。

“没有，不过你刚才没有看见他跑得那么快，还不是去应场吗？”

“也不一定，小孩子总是爱玩的。”

“就是因为爱玩才会打架，你等着瞧吧！哼！明天包你又会把事情。”

江先生不说什么，默默地走出校门，回去了。

杨先生见江先生走了，自己也想走，可是後面却传来英文教员密斯骚的声音：“怎么样，密斯特杨，在想什么，该回去了吧！”

“哦！Miss 骚，Let us go。”

“走！”

“密斯陈呢？”

“用不着你等啦！人家有校长陪呢！”

一个胖男子——杨先生，另一位是胖女子——密斯骚，一起并肩地在椰林里走着，这时候在路旁也有两隻又肥又矮的番鸭，动作笨拙一摇一摆地走着，这对人和这对鸭虽然是人兽之分，但他们走路的样子却相当靠近。

小南一边走，一边在路旁拾了满袋子的小石头，他一边跑，袋子里的石头便里拉里拉地响着。不一会，便来到海边的伯公庙前。在伯公庙的左前边有一株高大的榕树，树叶丛中结着密密丛丛的榕树果子，一群群金黑色的鸟站在树叶丛中吃榕树子，它们多得数也数不清，飞去了一阵，又飞来了一阵，它们好像在开大会一般吱吱喳喳地叫个不停。小南见了这种情景，连忙放下了书包，从袋里取出“拉士的”，熟练地包上石头，对准了一只黑鸟，一拉，“匹拉”一声，石子飞上去，正中那只黑鸟的脑袋，接着那只黑鸟便拍拉拉地落下来，小南心里想：今天好运气呀！第一粒石子就打中了一只，他忙跑过去拾取落下来的鸟，唉！可惜连鸟头也不见了，根本养不活，他把手中的死鸟往海上一抛，一个波浪卷过来，死鸟不见了。

小南又对准了另一只站在较矮的树枝上的黑鸟，可是一连发了几粒石子都没打中，只是差了一点，他有点气了，再射一粒，“卜”的一声，打中了鸟的尾巴，那只黑鸟“哇”的一声，飞走了，同时也惊走了牠旁边的几只，留下几片羽毛，在空中飘呀飘的落下来。

啊！那边有一只更低，距离人头只有两三丈高，他忙跑过去就是一粒，“卜”的一声，那只黑鸟像一架飞机被高射炮击中了一般，掉下来了，小南过去拾起来，看看不会动，鸟的眼睛却开着，于是便连忙施行急救：他把鸟的咀尖紧捏着，自己的咀忙向鸟的肛门吹气，吹了好久，他才放开了手，把鸟置在掌上，那鸟在他的手掌中一歪一斜，渐渐地合上眼睛，死了。“他妈的，短命鬼！”他喃喃地骂着，顺手又把死鸟抛进海里。

今天运气真不好，一连打了两只都死了，他着实觉得太可惜了，要不然，拿回家去，养在笼子里，这可多有趣。

头顶上的黑鸟又站在那低低的枝头上，好像在向小南示威，

小南忙跑过去，看得準準的，轻轻的，别把胶带拉得太长，石子正要发之际，忽然屁股後面不想却被人用脚车轮子猛力地一撞，他一滚，翻了一个身，跌倒在地上，他感到屁股上一阵激烈的疼痛，待他爬起来时，一看，原来是和他同班的财福，他踏着一辆亮光光的新脚车，而且还发出“的的”的响声，十分神气，他故意撞倒了小南後，还得意地发出咯咯的笑声，这可把小南气坏了。

“干你老姆！”小南气愤愤，脱口而出地大骂道。

“臭头南，臭头南，有本领就赶上来吧！”财福正使劲地踏着脚车，心里想：他走路，我有脚车，那里赶得上。

小南看看财福正要走远了，於是忙从袋里取出一粒石头，装上了，瞄準後，一拉，“你走，你走，鸟你妈臭蛋！”石子一放，辟啦一声，石子急速地飞过去了，这时财福正得意地转过头来向小南示威，然而，没头没脑地不想一粒石子飞过来，要闪避也来不及，那石子正打在他的脸上。

“哎哟！哇！……”他痛得不得了，如杀猪般地大哭大叫起来。

痛快，哼！多痛快，小南有如报了一场大仇恨般地痛快，他高兴得连刚才屁股被撞伤的疼痛都忘记了。鸟自然也不想打了，收起了“拉士的”，也正想把袋子里的小石子放掉，但他想，说不定等一会财福会回来报复的，这些石子还是留着好。

他背上了书包，走了几步，却又停了下来，他想，我不应走这条路，说不定财福会在他家门口等他，他家的狼狗是顶可怕的呀！况且他的父亲又是个好凶的人，没办法，只好走山路，想到走山路，他又觉得有点可怕，因为那山路要经过坟场，那里茅草丛生，怪可怕的，同时又加上现在的天已快晚了，更使他心寒胆悚，但是没法子，不敢走也得走。

他脸上刚才的那份得意的神情，在这一刹那便消失得一乾二净，他的心里卜卜地跳着。一阵阵飕飕的山风使他心里更加害怕和不安起来，他加速了脚步，头也不敢回，急急地往那边小山

路走去。

天已经完全黑了，要不是那快要升出山顶来的月亮把东方的半个天边照得雪亮，这恐怕连路也难看见，小南就借着这白光在小山路上急速的走着，他自从刚才走上了这条山路，他就不敢回头看，他这并非是害怕什么，而是当他妈妈还在世的时候就告诉过他，说走夜路的时候，千万别往回头看，这样山神就会知道你是害怕，因此山神就会跟在你的后头保护你，要是你回头看，山神就以为你不害怕，他自然也不会跟在你的后头来保护你了。这时候的小南心里虽然是卜卜地跳着，但是他想到他从来就不曾回头看过，这自然山神一定是跟在他后面保护他了。因此也就放心了许多。走过了一个大石头，这石头是他在白天时常来玩的，这时他才完全放了心，因为再走多几十码路就到家了。

家里的灯火已经亮着，几道虚弱的煤油灯光，从破壁蓬里透射出来，划破了漆黑黑的夜，这时小南才开始感到肚子已实在饿得不能开交。

夜的可怕，已经过去了，鬼的威胁也没有了，小南总算平安地回到了家，他暗暗地为自己的安全到家感到兴奋。但是这兴奋就只是一刹那而已，惧恐，忧悒又占据了他整个的心，——冰冷的脸孔，气凶凶的眼睛，无情的藤鞭，棍子，木屐，这一些比先前坟场上的风声，比先前漆黑黑的夜以及那摇摇摆摆的树叶黑影来得更可怕，小南想到这里，不禁退了几步。

他掇手撮足地走到墙壁边，把眼睛贴在壁蓬间窥探屋内的一切情形。奇怪，父亲好像还没有回来，厅子里只有姐姐在那里搓胶屎，啊！大概父亲又喝醉了，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回来？

他推开了门，叫了一声“阿姐”后，便把书包往伯公台上一丢，向厨房里走去。

“看你，讲也讲不听，又是这么迟才回来，要是爸爸在，你又得挨打。”姐姐在向他发着牢骚，一边到厨房里去弄饭给小南吃。

“我饿得要命，快点。”

“以後再这么迟回，我就不留菜了。”

“好好好，以後我就早点回来。”他从姐姐手中接过饭，便大口地吃了起来。

可是刚刚吞了两口，忽然便听得停放脚车的声音，哎呀！糟了，爸爸回来了。小南心里忐忑着，连饭也吃不下去了。这时候，姐姐看见小南这种情形也十分了解和同情，因为每当爸爸迟回家多半是在街上喝酒，喝了酒，醉了，稍为只有一点不满的事便捉住小南乱打。

“没什么事的，你快吃吧！”姐姐安慰着弟弟。之后，他们的眼睛都注视着大门。

爸爸进来了，看样子是没有喝醉，但他那双眼睛，那副面孔，是那么的冰冷，没有丝毫的表情，小南心里跳得厉害，好像有什么大难临头似的。

爸爸一声不响地先到房子里去，后来又一声不响地走出来，他向四周的牆脚下看看，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可是寻了好久都没有拿着什么，小南见到这种情形，知道事情已经是不妙了——爸爸正在寻找打人的东西呀！他忙从椅子上跳下来，正想从厨房后门溜出去，可是，厨房的门关着，还来不及打开，后面衣领上已被一隻强大有力的手抓住了，一条小竹子在空中修修地响着，屁股上，一下又一下如刀子割般的疼痛，爸爸呼喝着，竹子“卜卜”地响着，痛得小南高声叫喊！

这个无情的爸爸，好像跟孩子结了什么冤仇似的，拼命地打着，他看看儿子已被打得满身柔软，喊声已经沙哑，这才放了手。

“爸爸，你……你又喝醉了……你打小南做什么？”小南的姐姐小兰当着爸爸停手的时候，忙把他手中的竹子抢过来。

“我没喝酒，我没醉！这……这绝种，我非打死他不可，我非打死他不可……”

“什么事呀！爸爸？”

“他……他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孩子打得脸上通肿，你想

人家峇峇屎是好惹的呀！來，把竹子给我，把竹子给我！”他正想走过去把小南抓住再打一个痛快，可是哭着的小南见势便挨着双腿的疼痛，一溜烟冲出了厨房，从大门口出去，消失在黑漆漆的胶林里。

(三)

夜深了，虽然有月亮，但却被黑云遮住，地上是一片黑，胶林里的夜，分外的暗。风呼呼地刮着，强烈的闪电带来了一声声沉雷，看样子，快要下雨了。小南的姐姐先从壁蓬里窥看爸爸，这时候爸爸已经睡熟了，于是她从牆上取下了煤油灯，轻轻地推开了门，向那漆黑的胶林里走去，微弱的煤油灯几乎要被寒风颼颼的黑夜吞噬了。她跳过了几道小沟，又来到一座独木桥边，她向四週静听，却听不见一点人的声音，她小声地喊了两声“弟弟”，然而却未见回答，她心里有点焦急，可是心里更是埋怨爸爸的牛脾气，——每听到别人向他告状时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小南打得死去活来。今天更严重，这么夜了还不见小南回来，况且风又这么大，这么冷，雨快要到来的样子，这怎么使做姐姐的不痛心呢？

“小南，小南！”她放大声音，又叫了两声，可是仍然听不见一点声音，啊！怎么办呢？她急得快要哭出来了。

广阔的胶林，漆黑的夜，冰冷的风，而她只有一盏微弱的灯光，要到那儿去找呢？

“弟弟，万一你出了事情，这叫我怎办？妈呀！”她想着，想着，伤心地依靠在一株胶树上，哭了起来。可是哭也没有用，还是先回去告诉爸爸再说。她正欲转头，但好像有谁的抽泣声传过来，她定了神听了一下，却又只是唧唧的虫声一片，好久好久，又有一两声的抽泣，她把灯火举高了，向四週照了照，啊！一个小孩子，靠在一株胶树下，合着双眼好像熟睡了，她连忙走过

去。啊！正是小南，他靠在胶树下呼呼地睡熟了，但他那合上的双眼却还滚着一滴滴的泪珠，不时还发出一两声的抽泣。

一阵心痛，激起小兰的一阵泪珠，“唉！可怜的孩子！”她心里想着，赶快把弟弟抱回去。

她把弟弟放在床上，先替他擦净脸上的泪痕。

小兰看着躺在床上的弟弟，心里也不知要做什么。夜是那么的静，时钟的答的答地响着。正当这个时候，睡在床上的小南忽然大声叫喊起来。

“妈妈……妈妈……”小南在梦中发着呓语，把小兰吓了一跳。

“弟弟，小南！”

“妈妈，妈妈，哇……”小南在梦中大哭起来。

“弟弟，弟弟，”小兰知道弟弟又在梦见妈妈。其实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以往，说也奇怪，每当小南被爸爸不分青红皂白地痛打了一顿之后的当天晚上，他总是会梦见妈妈，每当他在梦里叫妈妈，把睡在他身边的姐姐小兰吵醒的时候，小兰总是会不禁地想起了三年前逝世的妈妈，无限滚热的泪珠，总是滚滚而下。今晚，想起刚才尚未找到小南的那一杀时的情景，更使她万分的难受，她伏在桌上痛哭了起来。

可是，她想到小南还没有吃晚餐，於是便到厨房里去起火，把饭菜蒸暖。当她回到房间时，小南已经醒了。

“阿姐！”

“弟弟，”小兰温和地叫着：“你肚子饿么？”

小南点点头，他正想下床来，可是一双脚却酸软无力，差点儿翻下床去，幸好姐姐扶着。

“你的脚怎么了？”

“很痛。”

小兰从抽屉里取出了万金油，用煤油灯照亮了小南的双腿，一条一条紫黑的伤痕，佈满了双腿和双脚的嫩肉上。小兰这时候的心肠是多么的疼痛呀！她细心地在弟弟的伤痕上擦着万金油，

泪一滴一滴地拼出了眼眶，落在草蓆上。

“弟弟，你今天是怎么会跟人家打架呢？”

“是他先打我的。”

“他是谁？”

“峇峇屎的儿子财福。”

“後來你又怎样打他呢？”

“他故意用脚车撞了我，过後还很得意地在笑，我气了就用‘拉士的’摔他一下。”

“被你打得好重！”

“哼！我还要报仇。”

“不行的，爸爸的竹子，你还不怕吗？”

“我怕什么，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怕，反正我已经没有妈妈了。”

“弟弟，你又讲这话了，上次你不是跟我讲过，从此以後不讲这话了吗？”

“真的，阿姐，我就是捨不得离开你，要不然，我刚才真的想死。”说着小南哭了起来。

“弟弟，你别再讲那样的话，阿姐听了多么痛心！”

“好！我不说了，你去拿饭给我吃！”

小兰端来了饭菜，她扶小南起来坐在桌前，她默默地凝视着弟弟一口一口地把饭吞进肚里去。

“喔喔喔！”一阵鸡啼声，划破了这死寂的夜。小兰看看时钟，四点半了，该去起火煮水的时候了，於是她拖着累乏的脚步，到厨房里去。

(四)

第二天早上，小南仍旧帮着姐姐割完了胶。照平时，他一割完了胶，就先回去煮饭，煮好了便自己先吃，到他姐姐回来的时

候，小南的踪影已经见不到了。但是，今天，当小兰挑着胶汁回来时，小南却还在家里。

“弟弟，你为什么还不上学去？”

“我不想读了。”

“快点穿衣，等会爸爸回来见你不去上学，又会生气的。”

“打死我，我也不去。”

“为什么不去？”

“我讨厌那些先生，我跟人家打架了，先生总是先打我。”

“先生管教你是要你好呀！”

“可是我没有错呀！别人要打我，我就可以静静给人打吗？”

“你不是常对我说那位江先生很好吗？”

“是的，学校里要不是那位江先生，我早就不想读了，其他的混蛋老师，我看了就想吐。”

“别讲太多啦！快快换上衣服，来，听话。”小兰拿了一件衣服，给他换上。

“等一下到了学校，要是先生要打你，那你就先认错，后说爸爸已经打过你了。”

小兰拿过书包，挂在小南的肩上，后又替他擦了在耳朵下的几块胶屎，她掏出了两角钱给他说：“拿去买东西吃。”

姐姐屡次以这样的体贴和温情，经常感动了小南小小的心灵。他虽然失掉了母爱，然而这个好姐姐，也就正如是他的母亲一般。

小南一路上就不放心，因为他知道学校里除了江先生之外，其他的那些混蛋教师是不会轻易地放过他的。尤其是那“冬菜羹”英文教员蜜斯骚，更是“鸟”到极点，她一向来就是轻视穷家的孩子，对于有钱人家的孩子，正如财福之类的却是宠得要命，今天，财福的被小南打伤，她怎么会放过这良好的机会呢？——因为藉此可以给这些穷鬼子的小孩一个警告，二来可以通过她对小南的重罚以讨答答屎的好感。

小南刚走到校门口，上课的钟声已经响了，他急急忙忙地衝

进了教室。

第一节是算术课，教师是校长的“货屎”陈先生。她的眼珠生来一个大一个小，眼眶也一个高一个低，同学们除了少部份是董事之类的子女或其他名流的贵公子之外，其他的出身穷困的同学都恨死她，由於她的身材瘦小，弱不禁风，同时又加上同学们的善於给人取外号，所以在很久以前同学们都叫她“卦病老鸡母”。

她一进教室，神气有点和往常不同，似乎一个将军捉住了敌方的俘虏，要去审问他一般。不过，她还是依旧坐下去，架起了腿，旗袍的开叉处，露出一隻白得如长瓜般的大腿。

点完了名，她十分神气地站起来，踱了几步，高跟鞋好像立刻起了机械作用一般，左右两个如小丘般的屁股在粉红色的旗袍里跳动起来。

“小南，你出来。”她十分威严地命令着，话後便顺手把挂在黑板边的藤鞭取下来，拿在手中下意识地理了理。

“你为什么打财福？”

“是他先用脚车撞我。”

“撞到那里？撞伤没有？”

“我被撞倒在地上。”

“我问你撞伤了没有？”

“……………”小南不作声。

“财福，你来。”

财福从他坐位那里走出来，左边的脸颊上贴着一大块白色的药布，药布週围的皮肤上还有点红肿。

“他是怎样打你的？”

“昨天我脚踏车回家，他在路上不避开，我不小心就把他撞倒了，因此他就用‘拉士的’打我。”

“财福，你妈臭蛋，你讲好一点，我在海边伯公庙的榕树下打鸟，你就从後面撞过来…………。”

“安静！”一声喝令打断了小南的辩词，“明明是你打伤了

人你还敢那么凶，你在路上不避车，本来就是犯法，要是在新加坡，就非把你撞死不可。”——因为这乡村里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大都市，“要是在新加坡”这句话，尤其是“新加坡”这三个字，在他们当然是一句又威严又有力的话。

“来！”陈先生拿起了藤鞭，出尽了生平之力，在小南的屁股上使命地抽打着。可是小南一直忍着痛，半句哎哟的声音都没有。

看看陈先生已经打的无力了，她这才停了手，气喘喘地骂道：“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糟的孩子，回去。”

双股的疼痛几乎使他不能走路，可是他还是忍受着一切的痛苦，勉强地走回去，他一坐下，便听得坐在前面的财福幸灾乐祸的得意的笑声。

“财福，当心你的狗命。”小南坐在位子上，多少的愤怒，多少的不平从他这句细细的声音里表露出来。

“你还在说什么？”陈先生气凶凶地冲上前去，她问坐在小南周围的同学，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这主要是其中一些是小南的好朋友，二来是他们人人都知道小南不是个好惹的人。

“不知道，不知道。”同学们说着。

“你跟我站着。”

小南站了起来。

陈先生这才松了口气，有如做了一件顶光荣的事，得意地走向黑板前去。

“好！现在讲书。”她打开了书本。

“咣咣，咣咣，咣咣。”下课钟响了。

“下课！”

“起立！行礼！！”

陈先生一摇一摆，一阵风似地走出了教室。

第二节是公民课，教师是一位胖得有点像冬瓜的杨先生，那迷成一条细线的眼睛上挂着一幅近视眼镜，他给同学们的印象也非常坏，除了凶之外，还懒，例如作业不改，教学马虎，而且还

爱赌。因此，同学们也都给他取了个外号——肥猪。后来，他又被发现时常有意地在较大的女同学面前讲些难以入耳的话，同时还乘机动起毛毛之手来，因此，同学们又把他的外号添加了一个“哥”字，这样用“肥猪哥”来比喻为其人及形象是再适当也没有了。

他一进了教室，看见讲台上的那张木椅子，皱了一下眉头说：“级长，今天谁的值日生？”

“是我！”前面的女同学梅芳站起来说。

“这把椅子以后不许放在这边，你去把我办公桌前面的那张藤椅拿来。”梅芳出去了。

他在教室里走了一圈，正走过财福的座位的时候，看见他的脸上贴着药布。

“哎哟！财福，你的脸上怎么啦？”

“是被小南打到的！”

“哦！哈！小南，快来。”他非常紧张地走向黑板前，这时梅芳已把藤椅搬来了。他一屁股坐下来：“昨天放学时你那么匆忙，我早就猜到你是去打架，果然不错。”说着便举起了藤鞭，正要挥动着。

“杨先生，他刚才已被陈先生打过了。”前面的一个同学说。

“哦！打过了，很好，小南，你再说说：你为什么要打财福？”

“……………”小南一句话也不说。

“你哑巴了么？”他挥动着藤鞭，一连就是五六下，打在小南的屁股上发出拍拍的响声。

“这种孩子，简直就是‘三星仔’，你想当三星仔么？要是新加坡，迟早总是给人打死的。”

“回去！”他叱喝着。

小南回到座位上，又是一阵愤恨，如屁股上激烈的疼痛一般强烈地涌上心头。“财福，你跟我记住吧！”他喃喃地说着。

“你在骂什么？跟我站起来。”

“站就站！你妈臭蛋，肥猪哥……”他还是喃喃地骂着。

“你还在讲什么？我打你不公道吗？要是你不愿意，去告诉你父亲，叫他上法庭去控告我。这种野孩子，我就没有见过。”

小南还是蛮着咀，双眼里并出愤怒的眼光。

“你真的不甘愿吗？跟我站在椅子上。”杨先生挥动着藤鞭，喝令着。

小南不动。

“你站不站？”他举起了鞭子，正在一触即发之势。

“站就站。”小南站上了椅子。

“卜卜卜！”又是三下藤鞭，落在小南的屁股上。“这野孩子，把他开除了事。”

这时前面的财福又得意地吃吃地笑，这笑声可气坏了小南，他恨不得马上把财福一口吞掉。

杨先生走向原位，坐下来，翻开了书本，正想开口讲书，可是他又转了一个念头，“哦！还没有点名！”

“财福！”

“到！”财福特别大声。

“梅芳！”

“到！”

“小珍！”

“到！”

.....

名点完了，杨先生看着手錶。

“嗯！今天……”

“咣咣！咣咣！咣咣！”

他脸上马上露出了喜色，双眼一迷，两颊一凸，咀唇变成一条弯。

“下课！”杨先生特别兴奋。

“起立！行礼！！”

杨先生扬扬手，说：“值日生把这藤椅搬回去！”

休息了五分钟，接着又上第三节课了。第三节课是英文，看样子，小南又要遭殃。

早在两年前就被一些顽皮的小学生取绰号为“大奶婆”的英文教员密斯骚，她满头汗珠走进了教室。不过最近同学们都不叫她“大奶婆”了，虽然她也曾经下过几次压力，企图禁止同学们叫她的绰号。但是同学们并不是害怕，原因是他们给她取了更精彩、更动听的绰号，那绰号便是“冬菜甏”。的确，“大奶婆”的形象活像一个冬菜甏，头圆圆，身体矮而胖，两隻腿就如象脚一般。她一进教室，也不向同学们回礼便就一屁股往椅子上坐下来，她用那块洒满香水的小手绢往额头上轻轻地扑了几下，然後取出笔来，伏在桌上点名。

点名完了，似乎懒得起来，於是就坐着先用眼睛向同学们扫了一遍，第一眼就看见肿脸上贴着药布的财福。她慌忙站起来，走过去非常关心地问：

“哎哟！财福，你的脸怎么了？”

“被小南打到的。”

“小南敢打你？”她立刻凶起来，“小南，出来。”

小南走出去。

“你是用什么打财福的？”

“……………”小南不开口，可是心里却在想：明天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来上课了。可是这财福的仇，是一定要报的。

“你哑了吗？”密斯骚举起藤鞭就要打。

“骚先生，他已经被陈先生和杨先生打过了。”坐在前面的梅芳站起来说。

“哦！打过了，很好，现在我不打你，我要审问你一下，你说，你为什么要打财福？”

“……………”小南不答，只是蛮着咀，心里却恨死这“冬菜甏”。

“你哑了吗？”密斯骚气虎虎地叱喝着，胸前一起一伏，横肉

在跳，狭窄挺胸的上衣几乎要破裂了。

“你为什么不开口说话？”她过去用力拉小南的耳朵。

“……………”小南还是不开口。

“卜卜卜，卜卜卜，”密斯骚练得非常熟练的手，打得很有节奏。

这下子小南可暴发起来了！

“干你老姆！冬菜甏。”他气愤地跑回座位，拿起了书包，正想往外跑。

“你骂什么？你……你骂什么？”骚先生忙赶上去拦住他。

“我干你老姆！”小南再骂多一句。

骚先生因为是岑峇娘惹出身，除了来到这村子里教书学了几句华语之外，是什么方言也不懂听，小南骂了她两句粗话，可是她还是听不懂。她问坐在小南隔壁的同学：“成兵，他骂我什么？”

“他骂你……骂你……干你老姆！”成兵想了半天，没法子翻译，只好照样说出来。

骚先生没法子，可是这时她的怒气已冲天，她举起了巴掌，重重地摔过去，可是却被小南的拳头挡掉了，他忙从书包里取出一支削铅笔的小刀。

“你来，你敢再来，我就一刀刺死你。”小南手里紧握着小刀，正待着骚先生的巴掌。

骚先生看见小南手里的小刀，吓得一大跳，忙跑出教室，大声呼喊道：“小南拿刀杀人哪！救命呀！小南拿刀杀人哪！救命……………”

教室里经她这么一喊可就热闹起来了。

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教员等，全都到了，学生们也围满了教室。

“小南拿刀杀人啊！救命……………”骚先生全身的肥肉在跳动着，脸色青白得几乎要绝气一般。

“快，快去叫警察来。”肥猪哥杨先生一边跑过来，一边喊

道。

“谁先冲上去？把他捉住。”烟屎婆陈先生说。

“你们敢过来，你们敢过来，我就一刀刺死他。”小南提防着周围任何一个冲过来的人。

“校长，校长，你去把他捉住。”一个教员对校长说。

“我……我不行，杨先生，还是你去，你比较有力。”

“我……我更不行，我虽然胖而有力，可是，动作不方便，哦！陈先生，还是你去吧！你们女人，男子总是不敢动的。”肥猪哥说着。

这样大家你推我辞，没有一个敢过去抓住他。

这时候，江先生从对面的教室赶过来了。

“哎呀！密斯江，你来得正好，你去把小南手中的刀子抢掉吧！”肥猪哥说。

江先生几乎没有理睬他，她挤过了人群，走到小南的面前。

“小南，你怎么了？来，把刀子给我！”她把小南手中的刀子取过来。

“小南，用刀子刺人是犯法的呀！”江先生接着说。

“江先生，他……他们都欺负我。”小南脚一软，差点跌倒在地上，江先生忙把他扶住，小南伏在江老师的裙上，伤心地痛哭起来。

“小南！”江先生忍住了泪，虽然，她对今天的事情并不很知情，但她确信小南今天又受了很大的委屈。另一方面，小南一向来的性格她也是非常的了解。小南，在江先生的理解中并不是像其他的同事所说的那么坏，那么的无药可救，相反的，她知道小南是个听话的孩子，他不但聪明活泼，而且还深知事理，不过就是顽皮了一点，这从小就失掉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小南，顽皮这又算得什么呢？

江先生来到这乡村小学里教书，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但是她对孩子们的家庭环境是十分的了解，例如她对小南，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她更是对他作了加倍的照顾。

由於这样，江先生便受到本村的穷苦孩子们的家长深厚的敬爱。

但是，也由于这样，她也受到她同校的同事们无限的妬忌。

江先生用手抚摸着伏在她膝前哭泣的小南的黑頭髮，她扶小南回到他的座位上，又用手帕替他擦乾了眼泪。

“别哭了！小南，坐着好好地上课。”江先生安慰着他，并且，又到办公室里倒了一杯热茶给小南。小南喝了茶，心里感到一阵的温暖。

(五)

第四节下课之後，休息十五分钟，江先生从课室里回到了办公室，她刚坐下，便听得杨先生在她的後面得意地说：

“嘻嘻，江先生，我预测得不错吧！昨天傍晚我就对你说，小南跑得那么快，定又会有事情，哼哼！果然不错。”

“是呀！杨先生真有先见之明，真令人佩服。”江先生称讚道。

“嘿嘿，那里那里，不过，对于小孩子们的心里我倒研究了七八年。”

“不过，杨先生，我看小南还得请医生來替他诊视一下才好。”

“怎么？”杨先生马上收住了满脸得意的笑容，睁大了眼睛，他想不到在江先生的话中竟还拖了一把冷箭。这冷箭正射在他的心上，他感到这话对他是莫大的耻辱。於是他气愤愤地说：

“江先生，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江先生这时也表现出满不在乎的神情，她态度安然地说：

“我的话并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认为小南双腿上的伤痕很重，应该找个医生來替他诊视诊视。”

“哼！”杨先生这时心里感到更大的耻辱，他先把鼻孔一

鬆，厚厚的两唇里露出一排黄牙，气愤愤地说：“江先生，你有什么话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吧！何必那样话里藏刀刺人呢？”

“这是杨先生自己多心吧！”江先生并没有因为他的怒颜而转变态度，她还是那样地慢条斯里地说着。

“你以为我不懂得你的意思吗？你的意思明明是在讽刺我处罚学生，江先生，你未免有点越权了。”

“这岂敢，不过，要是你要认为我在说你处罚学生太过份了，那倒是可以那么说。”江先生这时也态度严肃地说。

“什么事呀？密斯特杨？”密斯骚在旁边侧过头来娇声怪气地说。

“哼！密斯骚，江先生在怪我们处罚学生呢！”

“是呀！我刚才也听到一点。”密斯骚话后又回过头来对江先生说：“江先生，我们管教学生难道要你干涉吗？”

“是呀！各有各的教学自由，谁也不能干涉谁。”陈先生也在前面应声道。

这样你一声，我一声，实在使江先生觉得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本来他们几位教员在轮流对小南的处罚她已感到非常的不满，尤其是刚才当他察看了小南的双腿之时，她发觉小南的屁股和双腿上已被打得血肉淋漓，青紫不分，可是现在他们还在为这事强词夺理，说什么各有各的教学自由。哼！这难道是在教学生吗？不！这简直就是刽子手的手法。江先生越想越气愤，于是她用眼光扫了他们一遍，义正严词地说：

“几位同事，这里本来就不想多说话，只是你们也太不自量了，小南被你们打得一片伤痕，而你们还敢在我的面前说什么教学自由，你们说我干涉你们的教学方法，这岂敢。可是，我是五年级A班的级任，你们有事情应该跟我商量才对。要是你们还不信服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叫小南来看，他的屁股和双腿上的伤痕，简直不能令人相信那是教师对学生的处罚。依照法律，你们这种手段是应该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你们还强词夺理，说什么我干涉你们的自由。你们任意用鞭子打学生，这难道也是

自由吗？还有，我要请问你们：一个学生犯了规，而要受到几个教员的轮流处罚吗？”

“哈哈！”杨先生发出狰狞的笑声，後说：“江先生，我看你还是去法庭控告我们吧！哼！你居然也替小南辩护起来了，小南拿刀子刺人，依照法律的裁判，你就是同谋。”杨先生说到最後把口水喷到桌上。

“你们要怎么说都可以，反正你有口，有‘自由’嘛！不过，小南身上的伤痕使你怎样也洗不了你们的罪恶。”江先生说着。

“那你要怎么样？”杨先生靠他的声音大，威迫着。

“我并没有怎么样？你何必认真呢？我们只不过闲谈闲谈罢了！”江先生话後并没有再理睬他们，她只是翻开了作业簿子，拿了红笔批改着。

“哈哈！我们等着瞧吧！”杨先生冷笑着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

放学之後，江先生照旧带了卷子跑回家去，可是，杨先生并不立刻回家，他先到校长的家里去，约了校长一同到董事长岑咨屎的家里去。

“哦哦！校长，杨先生，我正想去找你们一趟，现在你们都来了，倒也免得我走动，来来来，进来里面请坐。”岑咨屎迎接着。

“嗯！刚才听岑老先生说有事要找我们，什么事呢！”校长等大家坐定後说。

“哦哦！你们先请喝茶，让我们慢慢来谈。”岑咨屎一边递过茶给他们一边说。

“校长，我的财福昨天竟被那穷小子的儿子小南打得头破血流，你们知道了吗？”

“哦！知道了，知道了。”校长说。

“嘿嘿，岑老先生，下午我们已经处罚过小南了。”杨先生得意地说。

“哼！这小子，一定要把他开除掉。而且，我还要他父亲上

公堂，要他赔医药费。”

“是是是！”校长点着答着。

“对对对！！”杨先生也点头应和着。

“明天我就写一张通告，把小南开除。”校长添多一句。

“岑老先生，我们这次对小南的处罚，居然也有人在背後替小南辩护呢！”杨先生见时机到了，便乘这时候说。

“什么？”岑岑屎问道。

“嘿嘿，岑老先生，我今天发觉有人在背地里替小南辩护，说我们处罚小南不合理，令公子被小南打伤，这是因为令公子的错，岑老先生，他们也居然说这是令公子的错呢！”杨先生一句一句地说着。

“混蛋，这简直是混蛋！”岑岑屎听了杨先生的话，气昏了大脑说。

“岑老先生，他们还说，我们处罚小南，他们要用法律来控告我们呢！”

“混蛋，这，这人是谁，谁敢那样说？”岑岑屎直喘着气。

“哎！岑老先生，我告诉你吧！他，他就是今年才来的江先生。”杨先生说到最後，拉长了调子。

“吓？她，她果然敢那么做吗？”

“哼哼！岑老先生，在两三个月以前，我就对你说过，那姓江的是个进步份子，她红得很哪！”

“唔！”岑岑屎停了一会：“校长，你赶早设法把她滚掉吧！哼！如此之风，岂可长留。明天，你就写一封解聘书，让她早点滚蛋吧！”

“对！校长，那姓江的是个临时教员，随时随地都可以叫她滚蛋。”杨先生得意地说。

“唔！杨先生，明天你就替我写一封解聘书和一张开除小南的通告。”

“这没有问题。”杨先生应後又说：“哦！岑老先生，那姓江的最近还拉拢了一批山民野子，她一定又在他们之间说我们的

坏话了。”

“吓？”峇峇屎又吃了一驚，後才定神地说：“杨先生，这就劳你到他们之间去打听打听，要是她真的在那些村民之间掀风作浪的话，那我就摇个电话去给我侄儿，叫他派人注意她的行动。”

“这我当然效劳，当然效劳。”杨先生更得意了，他为峇老先生交给他的这项任务而感到无比的光荣。

“哦哦！两位还没吃饭吧！今晚就在这儿吃，只是临时凑急，没准备什么菜。”

“不客气，不必客气。峇老先生。”

(六)

第二天早上，学校的佈告栏上贴出了一张佈告：小南被开除了。

第二天中午，江先生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她也被解聘了。

这一天，小南本想去上课，可是在半路上遇见了上午班的同学，他们告诉他自己被开除了，於是他便回到海边伯公庙旁的榕树下坐了一整个下午，他的身体非常疲劳，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然而，他的脑海里却想了许许多多。

太阳渐渐地往西沉下去了，西边的天上开始出现了一道橙黄色的晚霞。伯公庙旁的榕树上的小黑鸟正热闹着，飞去了一阵，又飞来了一阵，牠们在吃着榕树果子，有些甚至还飞到小南头顶的枝头上跳跃着，可是小南这时候并没有捉鸟的心思。

小南默默地望着往西下的夕阳，忽然从他後面传来了叫他的声音：

“小南，你在这干什么？”

小南回头一看，原来是江先生。

“没……没什么，江先生。”

“你今天没去上课吗？”江先生问。

“没有，我已被开除了。”

江先生默默地不语，彼此都沉默着。

“你回去吧！小南，天快黑了。”江先生沉默了许久之后说。

“不！”小南用着疲乏的眼光看着江先生。

“为什么呢？”

“学校开除了我，我回去爸爸更会打我了。”小南伤心起来。

“你不回去，那你到哪里去呢？”江先生关心地问。

“没到哪里去。”

“你今晚睡在那里？”

“就在这，伯公庙里。”

“你饿吗？哎呀！你的脸色为什么那样苍白？”

“我……我……”

“小南，你怎么了？”

“江先生，我已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说着小南抽泣起来。

“什么？你昨天没有回去？”

“没有。”

“啊？你为什么不回去？”

“我怕爸爸……”小南终于痛哭了起来。

“小南……”江先生也流出了泪水，他多么地同情小南这孩子啊！她把小南紧紧地抱在怀里。

西边的夕阳已经沉到水平面底下去了。暮色渐渐地降落了大地，西边的天空和海面上，还映着一片红霞，红霞的金辉照在榕树上，绿色的叶子映现着片片金光，金黑色的鸟儿站满了榕树枝头，这时候牠们已经安息了。

小南哭了一阵后，他更疲乏了，他伏在江先生的怀里，感到无限的温暖。终于，他在江先生的怀里睡着了，江先生满眼泪水地把他抱回自己的房里去。

小南在江先生的床上睡了一阵子，也就醒来了。

“先吃点粥吧！”江先生拿出一碗鸡蛋粥给小南吃。

小南在吃粥的时候，江先生在收拾东西，她把一件一件的衣服，一本一本的书本放进皮箱里去。

小南吃完了粥，看见江先生在收拾东西，便问道：

“江先生，你为什么在收拾东西？”

江先生停住了收拾，抬起头来看了小南一眼，微笑地说：

“我要走了。”

小南听了江先生的话，吃了一惊，忙问道：“江先生，你为什么要走？你不教书了吗？”

江先生沉默了一会，默默地说：

“我也被开除了。”

“什么？你也被开除了？”小南急得跳起来，紧握着拳头问。

“唔！”江先生只答了一声。

“为什么呢？”小南气愤愤地问。

江先生并没有立刻回答，她仍旧把一件衣服摺好，一边放进皮箱里去，一边说道：

“不为什么，我是个临时教员，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除我。”

“江先生，我知道，一定是我连累了你。”小南激动地说着，抽泣了起来。

“别哭，小南，”江先生走过去拉住小南瘦小的手，温和地说：“你并没有连累我，同时你更没有错，开除我们的是社会，社会供养了一些坏人，所以我们好人就要吃亏。”

小南听了江先生的话，他握紧着拳头，愤怒地想说什么，可是他却又沉默着，后来，他才问道：

“江先生，你什么时候走呢？”

“我明天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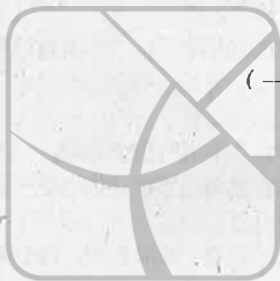
“什么？明天，这么快。”小南感到更突然，江先生明天就要走了。本来，他今天下午在伯公庙里想了一整天，他想自己被

开除了，以後还可以多问江先生，要她教自己读书，可是，明天，她又要走了。小南唯一的希望破灭了，他一时感觉到以前心中从未有的渺茫，他心里很不安。

“江先生……………”小南终于伤心地哭起来。

江先生也十分了解小南这时痛哭的心情，只是她再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他，她用掌心抚摸着小南的黑发，几滴泪水润湿了她的眼眶。

窗外的黑夜，黑黑麻麻，阵阵的冷风侵袭进她的房里，壁上的煤油灯，被吹得摇曳不定。这时候江先生心里感到郁闷，她对着正在自己怀里伤心痛哭的小南而默默地想道：“唉！可怜的孩子！”



（一九六二年四月）



内 容 介 紹

本书收集了两篇以农村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反映出我国农民悲惨的遭遇，以及农村教育的腐败现象。故事动人，感情充沛，思想强烈。其中《可怜的孩子》曾荣获一九六四年南洋大学学生会主办文艺创作比赛特优奖。



熱愛土地的人

流 军

出版者：青 山 文 化 社

324-F, Changi Rd., 5 ½ m.s.
Singapore, 14.

承印者：光 华 印 务 公 司

日 期：1964年10月初版

定 价：每 册 八 角
